



# 联合国 大会



UN DOCUMENT  
DEC 15 1990  
UN DOCUMENT

PROVISIONAL  
A/45/PV.53  
14 December 1990  
CHINESE

## 大会 第四十五届会议

第五十三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90年12月3日星期一，下午3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德马尔科先生 (马耳他)  
嗣后：萨登伯格先生 (副主席) (巴西)  
嗣后：德马尔科先生 (马耳他)

- 悼念大会第八届会议主席，维贾雅·拉克什米·潘迪特夫人阁下
- 巴勒斯坦问题(23)(续)
  - (a) 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报告
  - (b) 秘书长的报告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 2-750室)。

下午3点30分开会

## 悼念第八届联大主席维加亚拉克什米·潘迪特夫人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不得不向成员们报告一个沉痛的消息, 曾任大会1953年第八届会议主席的维加亚拉克什米·潘迪特夫人逝世。

我谨代表大会向潘迪特夫人的家属和印度政府及人民表示我们最深切、最诚挚的哀悼。

从联合国一创立, 潘迪特夫人就同联合国发生联系。她率领非官方印度代表团出席1945年旧金山会议, 并在1953年当选为联合国大会主席, 成为担任这一职务的第一位妇女。

她有崇高的理想, 她为了这些理想而不辞辛苦。多年铁窗生活更坚定了她实现祖国印度独立的决心; 此后她在国际舞台上非常出色地服务于祖国。

我请代表们起立, 为悼念维加亚拉克什米·潘迪特夫人默哀一分钟。

大会成员默哀一分钟。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请印度代表发言。

瓦来帕耶埃先生(印度)(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 我国代表团深切地感激你对维加亚拉克什米·潘迪特夫人的不幸逝所说的悼念和赞美之词。

维加亚拉克什米·潘迪特夫人是印度政治和外交生活中最杰出的人物之一。主席先生, 正如你已经指出的, 她同联合国的联系追溯到本世界机构的创始之时。她除了曾担任大会主席以外, 还同联合国其他一些机构, 特别是社会领域内的机构有过密切联系。

潘迪特夫人是一个全心全意的国际主义者; 她相信, 只要世界各国共同推动神圣的目标, 他们的努力就会取得成功。她作为大会第一任女主席, 反映了她对于联合

国的坚定的信念。

我曾有幸同潘迪特夫人一同工作。她是一位有魅力、有勇气和有能力的人士。

正如你所说，潘迪特夫人曾为我国的自由而战。她在铁窗之下度过了多年，并且在囚禁中失去了丈夫。在实现独立之后，她投身于巩固独立和在国际舞台上发表印度的见解。

我们痛惜维加亚拉克什米·潘迪特夫人的逝世。在这个沉痛的时刻，大会今天纪念她使我国感到欣慰。主席先生，我代表印度人民，感谢你和所有各国代表团，感谢你们对逝者所表达的敬意。

## 议程项目23(续)

## 巴勒斯坦问题

- (a) 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报告(A/45/35和Corr.1)
- (b) 秘书长的报告(A/45/709)
- (c) 决议草案(A/45/L.24至A/45/L.28)

阿卜杜尔·喀法尔先生(巴林)(以阿拉伯语发言): 四十多年以来,寻求中东和平的人们都渴望有一线希望,能够找到解决巴以冲突的办法。随着东西方之间冷战的结束,乐观主义者的心中又产生了新的希望;然而,伊拉克对科威特的侵略打消了这个希望,向那些在地平线上看不到阿拉伯世界任何和平或安定迹象的悲观主义者发出了警号。

尽管国际体系非常复杂,对巴勒斯坦的自由和正义斗争产生影响。但是,既不能以悲观的态度,也不能以乐观的态度来探讨或解释错综复杂的巴勒斯坦问题。任何一个观察不断变化的巴以冲突的认真思考的观察家都会发现巴勒斯坦人的解放思维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思想象两条平行线一样永远不会汇合,因为他们被对立和矛盾的鸿沟分开,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阿以危机和战争已经达到成熟阶段,将导致有利于可接受的解决方案的和平前景。

四十年来,巴勒斯坦政治思维在我们的时代中经过了三个基本阶段:

第一, 提倡解放整个巴勒斯坦领土、取消1948年给予巴勒斯坦人民的非正义和被驱逐状态的阶段。这一阶段包括1964年到1968年。

第二, 要求建立非宗教的民主国家的阶段。这一阶段从1969年持续到1973年。

第三, 从1973年开始的阶段,接受以建立两个国家--一个巴勒斯坦人国家和一个以色列人国家--为基础的解决方案的思想。

这三个阶段经过长期的酝酿,充满了巴勒斯坦人所遭受的痛苦、压迫、被杀害和被驱逐,这些人的斗争热情还没有消灭,他们内心的反抗精神仍然存在。

最近一个阶段在1988年11月12日至15日于阿尔及利亚召开的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第十九届会议上达到高潮,该会议赞同安理会第242(1967)和338(1973)号决议,接受了以色列的生存权利。以色列的同情者和支持者一直要求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必须肯定三条基本原则,以此作为该组织承认巴勒斯坦人民合法代表的代价。这些原则是:第一,承认以色列生存权利;第二,接受以安理会第242(1967)和338(1973)号决议为基础的和平解决方案;第三,放弃恐怖主义。巴解组织宣布接受这些原则使得独立巴勒斯坦国得到一百多个国家的承认。

在这些事态发展之后,有些人认为既然以色列的基本要求已经得到满足,通向和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道路应该打开了。然而,巴勒斯坦舞台上的事态发展迅速揭露了以色列声明它是一个爱好和平国家的虚假性。世界公众舆论现在认为,以色列完全拒绝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拒绝承认巴解组织是一个努力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的民族主义运动。现在已经非常清楚,当犹太复国主义接受把巴勒斯坦分为两个国家——一个阿拉伯国家和一个犹太国家——的大会第181(II)号决议时,它这样做只是为其加入联合国铺设道路,而联合国确实赋予这个犹太国家以合法性。

今天的犹太复国主义思想表明它缺乏一贯性以及与政治现实的和谐。面对巴勒斯坦人的和平方针,它的态度不是极端顽固,就是给予以某些节制为特点的微乎其微的注意;这揭露了以色列社会中的政治及社会暗流,这些暗流已经导致犹太复国主义决策的完全非理性和瘫痪的哲学。

以色列哲学中的这种犹豫不决体现在以色列社会中的两种基本潮流中。第一种潮流受到神话和传说的政治和理智方面的启示。它要求建立大以色列国,用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沙米尔的话说,从海到河即从地中海到约旦河的大以色列国,把巴勒斯坦人从被占领土驱逐出去,而用来自苏联和其他国家的犹太定居者代替他们。

第二个潮流体现了必须对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作出决定的意识,因为以色列

社会中的某些部分已开始认识到巴勒斯坦人的起义已经持续了三年而没有减弱，毫无疑问地表明以色列难以维持其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难以继续使用恐怖和压迫手段，特别是因为在以色列的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现在有三百万，而犹太人的总数是三百五十万。

以色列温和派认为有可能以两种文化并肩共存原则为基础实现和平。希伯来大学的叶侯沙法特·哈卡比教授认为，如果在政治现实和意识形态之间划分一条清楚界限，这是可以实现的。毫无疑问，代表巴勒斯坦人民内部不同思想潮流的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和巴解组织领导人通过在理论和实践之间找到某种和谐和一致，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以色列一些思想家和政治家以不区分意识形态和政治现实的方式看待起义，以最恶毒的手段，诸如屠杀和集体驱逐，谋求消灭在西岸的巴勒斯坦人。我援引工党成员雅伊尔·扎邦的话，他1989年1月26日在议会中说：

(以英语发言)

“我晚上睡不好觉，因为我担心如果我们让事情以这种节奏前进——政治硬化和残酷化，压迫和起义的升级——随后我们将发现自己处于越来越困难的局势下，我们不久就会看见事态发展将以大规模屠杀为结局，在这个讲坛上说这些非常必要。我们已经看见世界上的事情，如果这种事情发生，我们之间的分裂将成为根本的分裂。以色列社会将四分五裂……”

(以阿拉伯语发言)

我的另一段引文来自对特拉维夫大学哲学系主任阿莫斯·冯铿斯坦教授的采访，该采访发表在1988年12月9日以色列的《国土报》上。在这次采访中，冯铿斯坦教授试图将巴勒斯坦人民在以色列占领的束缚下的痛苦状况与1933年到1940间在德国的犹太人的状况进行比较：

(以英语发言)

“从1933年到1937年，直到“打窗夜”，德国的犹太人的处境在某些方面要

比被占领土上的阿拉伯人的处境好。在其他方面，他们的情况更糟糕，但总的来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首先，德国的犹太人和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都是被剥夺了公民权的“国民”。不过，当时德国的犹太人仍然要比被占领土上的居民有更多的合法选择。1936年在那里的犹太人并没有感到完全被剥夺公民权。直到1938年，纳粹才闯入犹太人的家，开始进行其规模与我们受到的相似的集体迫害。总的来说，在德国颠覆法律秩序要比这里难。纳粹分子不得不与魏玛共和国遗留下来的一切进行斗争，经过几年之后才将它摧毁。德国最后确实灭绝了犹太人。但是，这只是在1940年，在‘全面战争’似乎即将出现的大灾难情况下才变成一项实际政策。德国的犹太人确实也从来没有进行过抵抗，从来没有开始过民间反抗活动。他们是和平的公民，已经与德国社会充分结合在一起。他们的‘问题’仅仅存在于反犹太人的那些人头脑里……谁也没有想到把被命令去把街上的路障移开的阿拉伯老人比作维也纳的犹太人，在纳粹分子进城之后，这些犹太人立即被迫去扫雪……

“（以色列）是一个感到受到威胁，并逐渐患上妄想狂症的社会。它与几尔赛会议之后的德国社会惊人地相似。在那里到处都可以听到关于‘全世界都（正在）反对我们’或‘背后正挨了一刀’的谈论。”

（以阿拉伯语发言）

我们认为这位自称为狂热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教授所说的话表明以色列有可能把巴勒斯坦人大规模地从他们的家园驱逐出去。

从上述所说的话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即巴勒斯坦问题仍然不能解决并不是因为缺乏和平解决机制或安排，而是因为以犹太复国主义作为犹太国意识形态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拒绝接受和平，拒绝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

尼马赫先生（卡塔尔）（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要祝贺你当之无愧地当选为大会本届会议的主席。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你，一个与整个阿拉伯民族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和许多历史遗留下来的联系的国家的代表主持大会。

我们还要对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主席迪艾洛夫人及其委员会的全体成员为提交一份反映真实情况的报告所作的不懈努力表示感谢和赞赏。委员会提交大会的报告非常清楚,令人深思,并充满了有价值的和大胆的设计。委员会通过进行调查和向全世界提供情报履行了它在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方面承担的任务。我们要赞扬委员会的报告,尤其是由于它是在使整个阿拉伯民族和特别是巴勒斯坦事业受到影响的严重情况下提交大会的。如果有人要我描述大会本届会议和上一届会议的气氛,我将把它称为在目睹动乱和不安后暂死的火山,在过去的十年里,目睹了由于国家和集团之间相互竞争产生的紧张局势、区域冲突以及分散全世界注意力并浪费许多资源的内战。

但是,这些冲突的紧张程度正在下降;紧张局势已经得到缓和,和睦占了上风。昨天相互敌对的国家现在走到一起来了。它们寻求合作,并追求和平与安全的政策。我们已在世界许多地方目睹这种情况,唯有中东例外。唯有中东不能享受和平与安宁的好处。

除了巴勒斯坦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所作的努力都受到了挫折——我们又受到了一个阿拉伯国家侵略另一个阿拉伯国家的影响。入侵者受到了本能的驱使,并且正陶醉在自己理论之中。他们不但没有用他们的努力来解救巴勒斯坦,反而入侵一个姐妹小国。这样做的结果使我们这一地区紧张局势加剧,而且使已经非常复杂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在过去几年里,我们看到许多问题都在得到解决,一些问题经过几年的冲突之后得到了解决,另一些问题经过了与巴勒斯坦问题相等的许多年冲突之后也得到了解决。尽管这些问题的解决有各自的原因,但毫无疑问,国际缓和气氛和相互竞争的集团和相互对立的国家之间国际关系的改善,极大地促进了这些问题的解决。

我们曾经希望,这一有利的气候也能够对巴勒斯坦问题产生影响,并有助于推动为寻求全面的、和平的和持久的解决办法而作的努力。但是,这一希望并没有得到实现,因为以色列坚持推行拒绝接受、傲慢无理和顽固不化的政策,并且使用残酷的



武力,企图镇压巴勒斯坦人民的抵抗,这一抵抗体现在反对侮辱性的继续占领的英勇起义中。

巴勒斯坦人民进行反抗不仅是为了反对占领部队在被占领领土上推行的残酷使用武力和进行破坏的政策,而且也是为了维护其经国际社会在大会决议中所承认的合法权利,例如自决的权利、返回家园的权利、结束占领的权利、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的权利以及行使其不可剥夺权利的权利。

巴勒斯坦人民的英勇起义现在已进入第四个年头,尽管倒下去的几百名烈士和成千上万的受了伤或被拘留的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起义的火焰仍然熊熊地燃烧。尽管以色列占领当局残酷地使用武力,进行压迫、拆毁房屋、驱赶公民、关闭大中小学、把许多人从自己的家里赶走以推行集体惩罚的政策,但起义仍在继续进行。

巴勒斯坦人这一勇敢的起义得到了阿拉伯一级全面支持,并得到了国际一级的全面同情,这一点反映在国际社会不断承认巴勒斯坦人的合法权利及其为公正和全面解决这一问题所作出的加倍努力,以使被侵占的权利归还合法的所有者,其中最重要的是自决权和在巴勒斯坦神圣的土地上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的权利。

我们不应该忽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巴勒斯坦人民作出了所有这一切牺牲和反映在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的决议中的重大让步,但并不是无偿的作出这些牺牲和让步的。巴勒斯坦人民作出这些牺牲和让步是为了通过召开由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以及包括巴勒斯坦国在内有关冲突各方平等参加的中东问题国际和平会议,实现和平的解决办法。

但是,所有这些倡议都遭到了以色列方面顽固拒绝。这种拒绝表现为由沙米尔政府提出组织选举的建议,以便绕过联合国的决议,蒙蔽国际公众舆论。很明显,这一建议只不过是实行扩张和吞并阴谋的推委和拖延的战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就是扩张主义者野心的实现。

以色列趁世界注意力正集中在海湾危机而将数以万计的犹太移民带到被占领土来定居,它在被占领土继续建立新的居民点,尽管它保证不这样做。

这些严重的事态发展在我们的地区以各种形式接二连三发生,引起了人们的关切。巴勒斯坦人和美利坚合众国之间进行的对话在几个月前由于所谓的巴勒斯坦组织在以色列的海岸上进行了一次行动而被停止,这次行动也遭到巴解组织的谴责。这一尽管相当缓慢但应该向新的阶段发展的和平进程被停止了。谁也不知道这一和平进程的势头何时才能重新获得。

这就是它们常常提倡的静悄悄的外交,这种外交只会使事情陷于瘫痪和毫无结果。

卡塔尔的埃米尔殿下和国家元首11月29日即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在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发言中谈到以色列顽固粗暴地对待国际社会的意愿:

“在耶路撒冷大屠杀之后,以色列拒绝执行安全理事会一致通过的决议,决议的大致内容是从联合国派遣一个调查团,并考虑为巴勒斯坦人提供保护。这是充分的证据,另一个证据是以色列傲慢和坚持要使圣城犹太化,违反《日内瓦第四公约》和安全理事会与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这些文件都禁止在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被占领土进行任何地理或人口的改变。由于耶路撒冷在世界的所有穆斯林人的心目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其地位应该根据这些国际决议严格加以确立,这一点也是不言自明的。这是解决阿以冲突的主要基础之一。”

过去几年发生的事件并没有导致巴勒斯坦问题的任何可行的解决办法。静悄悄的外交在沿着自己静悄悄的道路继续进行,敌占区的起义进入第四个年头,而以色列当局继续肆无忌惮地镇压起义和巴勒斯坦人民。

10月8日的事件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即以色列立场是旨在阻碍任何可能导致谈判取得进展和实现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的合理解决办法。

最后,经过这一切之后,国际社会已用尽了其所有的一切手段。同时,我们与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一样持有这种悲观的看法,即认为目前的僵局必然会使局势恶化,并鼓励暴力和极端主义的行为。我们和委员会得出同样的结论,

即面对今天和平进程所处的停滞状态,大会应该考虑采取必要措施,召开中东国际和平会议,并应该与安全理事会进行磋商,重新授予秘书长的权限,与有关各方进行努力,以便促进召开上述的会议。

只要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具有这种政治意愿,那么在安理会的范围内,他们就能够一起努力来处理有关建立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他们可以在这基础上迅速地处理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重大问题,以便达成永久和公正的解决阿以冲突的办法。

我国代表团从这个讲坛上向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和英勇的起义致敬。我们相信,巴勒斯坦人民将继续抵抗占领,并将继续拒绝占领当局的做法所带来的耻辱。以色列必须认识到,该是改变政策、面对局势的现实和对国际社会的意愿作出反应的时候了,这种意愿体现在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所通过的关于巴勒斯坦人民权利的许多决议中。

巴勒斯坦人民继续在进军。这个勇敢的民族每天都在作出牺牲,其儿童的流血要求这一庄严的国际讲坛成为仲裁者,并以维护真理和正义的意志,制止以色列的傲慢,迫使以色列遵守国际社会的决定,以便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即返回家园和在巴勒斯坦神圣的土地上建立自己独立的国家。

本杰马先生(阿尔及利亚)(以法语发言):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至今,世界人民从未对人们所称的新秩序的前景寄予如此厚望,这种新秩序的基础是裁军、是缓和紧张局势,而且首先是在一切地方恢复法制、尊重人的尊严和恢复自由。

事实上,对和平与法律的不可分割性的某些希望是不无道理的。独立的纳米比亚人民的代表和我们一起参加本届会议就是最雄辩的例证。正如纳米比亚人民一样,其他人民也希望能够了解和平,能够最终行使自由选择自己未来的基本权利。这是一种基本的选择,四十年来,巴勒斯坦人民被人顽固地剥夺了这一权利。

从这点来看,国际社会对最近海湾事态的坚定反应本身可以是对这些人民的鼓舞,只要国际社会很久以前在应该作出反应的方面也作出同样的反应,也就是说,在

整个国家一直并且仍然处于令人憎恶的征服之下的巴勒斯坦也作出同样的反应。

国际社会第一次——我们希望永远如此——表现出一致的决心，要使法制和《联合国宪章》所载的原则占上风。它不能够再根据利益和情况的不同有区别地应用国际法原则而不损害它目前行动的可信性。

巴勒斯坦人民第一次能够期望既成事实的惯例——他们就是这一惯例的牺牲品——成为国际社会不可接受的原理。国际社会不能再无限期地推迟采取它认为必要的紧迫行动，同时，面对毕竟是类似的局势，也不能再无限期地推迟实行它断定为必不可少的手段。

四十多年来，人们将巴勒斯坦问题的各个方面看作是对国际社会的不断挑战。最初掠夺造成的悲剧现在又加上了占领带来的苦难以及无情的剥夺权利这种不可避免的必然结果。

这种剥夺政策的目标对准了巴勒斯坦人的土地、财产、自由、甚至巴勒斯坦人的生命本身，以便更好地表明要绝对否定巴勒斯坦人民的生存、人权、当然还有建立自己家园的权利。巴勒斯坦人民自然奋起反抗，并且继续令人钦佩地反对这一政策。无论这会带来多大的苦难和牺牲，无论将来它还会毫无疑问地让他们付出什么代价，巴勒斯坦人民对这一剥夺政策的抗击从未动摇，这种抗击是英勇的，因为它富有勇气，是坚韧的，因为它持续不断。这就是它最显著的胜利之一，因为就在这个同意最初篡夺的讲台上现在人们几乎一致地承认巴勒斯坦问题完全是一个满足巴勒斯坦人民民族愿望的问题。毫无疑问，在巴勒斯坦人自己的土地上建立巴勒斯坦国归结了这个问题的所有因素，我们必须再次重申这点。

在巴勒斯坦，有一个阿拉伯民族在进行不断的斗争，力图挣脱统治的枷锁，它每天都在证明对自己土地的忠诚。这是它整个历史中从来不能否认的事实，它持续到今天的起义。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人，大部分是儿童，无畏地面对占领军和定居者的枪弹，每天都进行斗争争取他们自由的权利，这活生生地证明了他们渴望得到祖先的土地、得到巴勒斯坦人千秋万代不朽的遗产。

另一方面，以色列占领者对起义所作的反应采取极端手段和非人的做法，不断提出过分的要求，这最好地证明了以色列占领者试图实现既成事实这种不可逆转的目标。

我们每天从被占领土得到这些可怕的景象引起愤慨和强烈的反感，每一幕都是对我们良知的呼唤。每有一个巴勒斯坦人被杀，我们就又承受一次创伤，每有一个儿童被犹太复国主义的子弹打倒，正义就又一次被抛弃。

鉴于这种局势，缺乏按照《宪章》所载的法律原则作出的反应，就是鼓励犹太复国主义对巴勒斯坦人民实行更多的残暴和恐怖。以色列当局从来就是这么解释的。

行使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所作的全面和十分衷恳的报告清楚地反映了被占领土局势的恶化和对巴勒斯坦人民镇压的继续升级。每一段都是完全的控诉，证明主要国际法律文件的每一条款都受到占领当局的践踏。《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日内瓦第四公约》，甚至还有安全理事会一致通过的决议全部受到公然和狂傲的违背。更有甚者，占领当局对它的违背行动甚至不作任何隐藏或掩饰。

国际社会目睹以色列拒绝安全理事会最近通过的第672(1990)和第673(1990)号决议。在哈拉姆谢里夫出现令人发指的罪行之后，秘书长提出了关于保护被占领土平民的报告，就在报告发表几天之后，以色列政权的总理11月19日声明他

“致力于维护从地中海到约旦的大以色列”——我重复是“从地中海到约旦”——“以造福于后代和将来的大规模移民”。

这就是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权威声音毫无廉耻的声明的内容。因此，我们再一次呼吁国际社会作出反应，因为仅仅表示异议从来并且永远不够。

对巴勒斯坦人民生存的否认体现在有计划地侵犯他们的基本权利、掠夺他们的经济资源和财产并且提出过分的要求。目前，巴勒斯坦的阿拉伯特性及人口构成特点改变的范围日益扩大。除了驱逐、流放和炸毁房屋这一切现有的做法之外，现在又加上了已经持续一年之久的主要来自苏联的大规模犹太人移民。

所谓的“大迁徙”是作为一次史诗性运动向我们提出来的，但是没有人告诉我们这是在牺牲一个其生存权利被剥夺、其祖先的土地被殖民化的民族的情况下实现的。在千百万被叫作难民和无家可归的人，但实际上是自从1948年以来被赶出其土地的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园的权利被一些人说成是“不现实的”的情况下，我们怎么能够对在自己选择的国家内生活的权利所固有的不公正性视而不见呢？

巴勒斯坦人民通过其起义使得人们的辩论有了一个新的方面，并且使得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更加紧迫。巴勒斯坦问题现在是，以后也仍然是中东冲突的核心。巴勒斯坦人民的起义表明，占领以及现状是永远不会被接受的，一个巴勒斯坦国家这一事实也是不会消失的。

至今为止为实现解决办法而作出的所有努力都失败了，这恰恰是因为这些努力没有考虑这一基本的方面。没有冲突的主要受害者巴勒斯坦人民及其选择的唯一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参与，巴勒斯坦问题是得不到解决的。如果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理想得不到实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是不可想象的。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理想意味着承认其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自己国家的权利，以色列撤出所有被占的阿拉伯领土。

大会非常正确地以压倒多数支持召开一次在联合国主持下由有关各方，包括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真正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的中东国际和平会议的原则。现在只能由安全理事会利用其重新实现的一致性，断然开始筹备召开这样一次会议。

在目前的情况下，即被占领土的局势不断恶化，又没有任何和平解决中东冲突的真正前景的情况下，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新的辩论是对国际社会新的考验。

联合国，首先是安全理事会能够对创造和平作出至关重要的贡献。这种和平只能是不可分割的。我们冒昧地希望，联合国与安全理事会将给巴勒斯坦人民以正义，因为他们为了得到正义痛苦地等待了那么长时间。

布拉夫津先生（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以俄语发言）：在大会本届会议期间，一些人正确地提到了国际关系新时代的开始以及已经发生的积极变化，它们

为解决人类面临的许多问题提供了令人鼓舞的前景。这尤其是关系到用政治手段解决区域性危机和冲突。我们认为,在这一领域已经实现了空前的进展。遗憾的是,阿以冲突的情况并非如此。在这方面,关键的问题是有必要实现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包括其自决和独立的权利。

巴勒斯坦问题仍然未受到这些积极趋势的影响,仍处于和平进程的框架之外。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报告(A/45/35和Corr.1)、其它文件以及在本次辩论中许多代表的发言都证明了这一点。

(美国)全国天主教会议的一项声明强调指出

“然而不容辩论的是,必须在中东的和平进程中向前迈进。现状对于中东各国人民和广泛国际社会来说都是没道理的。进展的方式必须是对话,这是经过考验的可以取代暴力的方式。”(A/45/86,附件一,英文第12页)

由于以色列继续占领阿拉伯领土,拒绝承认无条件地确保人权的要求并拒绝确保巴勒斯坦人行使其自决和建立其独立国家的权利,今天全面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和整个阿以冲突的道路遭到了封锁。

以色列占领当局为了镇压起义继续采取严厉措施,包括集体惩罚。成百上千的巴勒斯坦人被杀害,成千上万的无辜和平居民遭受枪伤,遭到毒打。为我们尤其关注的是死伤人员中许多是老人、妇女和儿童。

对巴勒斯坦人权利的粗暴违反已经演变成旨在破坏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民作为一个文化、经济和种族集团生存而采取的一整套广泛措施。没收土地和财产、建立以色列定居点、被占地区的军事化以及大规模逮捕就证明了这一点。

特拉维夫对被占领土上的阿拉伯人所采取的政策显然违反了普遍公认的国际法准则,首先违反了1949年8月12日的《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第四日内瓦公约》、《联合国宪章》以及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议。安全理事会仅在今年就在几次会议上审议了这一问题,并通过了第572(1990)号和第673(1990)号等决议,这不仅仅是一种巧合。但是,这些决议同样遭到以色列的无视。

在此作出的许多发言都强调指出,已经为全面、持久和公正地解决中东问题建立了一个广阔的政治基础。这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愿意在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和338(1973)号决议的基础上,在国际会议的构架内与以色列开始谈判,也包括巴勒斯坦人民打算与以色列在和平与安全的条件下共存以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对恐怖主义的所有形式的谴责。此外还应包括就举行中东问题国际和平会议达成的实际上的协商一致意见。

目前应打破解决中东问题以及关键问题,即巴勒斯坦问题中出现的政治和外交僵局。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过去的经验表明,如果有政治意愿,它可以就有关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达成协商一致意见,鉴于过去的经验,安全理事会也必须在这方面发挥独特的作用。安全理事会必须在通过有效的实际措施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方面,表现出在对待伊拉克侵略科威特方面所表现的一致性。

我们当然记得联合国在寻求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各种办法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由于它的努力,通过了许多决议,为解决中东问题奠定了法律、政治和人道主义基础。这也考虑到了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利益。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赞成立即开始进行旨在建立和平进程的有效多边接触,并举行国际会议,讨论中东问题的解决办法,其中应规定以色列军队应完全撤出自1967年以来所占领的领土,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应得以行使享有自决以及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还应确保该区域所有国家得以自由发展和生存的权利。当然,包括巴解组织在内的有关各方都必须参加这一会议。

最后,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愿指出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所开展的许多工作,并对委员会主席迪亚罗大使表示感谢。

穆姆本哥维先生(津巴布韦)(以英语发言):两月前当我国首脑在大会发言时,津巴布韦得以有机会祝贺你的当选,主持大会第四十五届会议。但是,我必须在我的第一次发言中告诉你我国代表团对你高效率地有效指导我们的工作表示完全满意。大会第四十五届会议将肯定能成功地完成其议程上的工作。



我首先必须指出，津巴布韦是十分灰心地参加这次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辩论。秘书长的报告(A/45/709)和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报告(A/45/35和Corr.1)再次载有令人不快的消息。\*

自第四十四届会议以来，为打破中东和平进程方面的僵局所作的努力尚未收到任何积极效果。在安全理事会内和阿以冲突各方间都未达成充分的一致，以使得中东问题国际会议得以召开。我们真诚希望，过去几年中所形成的赞成立即召开这一会议的一致意见造成的势头，终将使安全理事会采取有效行动。

在第四十四届会议上得到绝大多数国家支持的第44/42号决议制定了一些重要原则，并提到了一些保障，我们认为这些保障可以使安全理事会所有成员和其它有关各方能够同意开始举行国际和平会议的筹备进程。秘书长适当地注意到第44/42号决议及其前面所通过的第43/176号决议所得到的广泛支持实质上表明，国际社会重申迫切需要公正、全面地解决阿以冲突。我们也认为，国际关系的改善以及联合国在解决一些似乎难以解决的区域冲突方面取得的进展，将为打破在其症结为巴勒斯坦问题的中东问题方面存在的僵局开辟道路。

秘书长在其报告中对目前没有任何旨在消除中东和平进程障碍的外交进程表示关注，津巴布韦也持有这种关注。持续存在的僵局必定会导致被占领土局势的恶化以及紧张状况的加剧，这有可能使该区域陷入武装对抗。因此，我想重复穆加贝总统两个月前在大会所作的发言中向美国发出的呼吁，即要求恢复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的对话。我们认为，这一对话对于澄清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意愿的误解和看法，对于促进和平进程来说，是十分有益的。

---

\*副主席萨登伯格先生主持会议。

我国代表团十分不安地注意到,安全理事会所有其他成员和阿以冲突的其他有关各方都表示愿意开始召开国际和平会议的筹备工作,安理会的一个成员的观点和阿以冲突的重要一方的立场却继续构成阻碍,有人指出,第44/42号决议中提议召开的会议结构不恰当,目前尚不是举行国际会议的时候。被占巴勒斯坦的局势十分严峻,需要立即得到重视。

我国代表团对于安理会在最近几个星期没有能够适当考虑有关被占领土巴勒斯坦人局势的问题感到失望,这个问题是由秘书长根据安全理事会第672(1990)号决议而提交的报告中提出来的。行使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坚持进行监督被占领土局势发展的艰苦工作,该委员会在报告(A/45/35和Corr.1)中再次提出了恰当的意见,在朝着政治解决方面取得进展之前,必须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被占领土巴勒斯坦人民。在这方面继续在延迟采取行动将只会导致更多的伤亡和巴勒斯坦人的生活条件的恶化。

津巴布韦希望同安理会其它成员国一起向秘书长强调指出,本理事会应该被所有人都看作是公正和不偏不倚的,时间和后果不应影响坚持法制。以色列拒绝运用《第四项日内瓦公约》,宣布它吞被占领巴勒斯坦的意图,以色列这样藐视国际法已为时太长了。最近,我们再一次听到以色列领导的傲慢的声明,他们声称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被占领土是以色列的一部分。大会应该清楚说明它的立场。大会应该向以色列清楚表明,它在联合国的证书无论如何想象都同它自1967年以后占领的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领土没有关系。以色列藐视大会和安理会的决议和决定的时间已经太长了,以色列的立场和政策一直是中东和平进程的主要障碍。现在是安理会根据《宪章》采取必要措施的时候了,安理会应迫使以色列遵守理事会的决定和决议,遵守国际法。如果要在结束巴勒斯坦人民的苦难以及结束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占领上取得进展的话,安理会必须以在处理其它事务上同样的坚定和一贯性来针对巴勒斯坦问题采取行动。

最后,允许我向秘书长表示我们的感谢,感谢他坚定地探索打开中东和平进程的

大门,感谢他为寻求保护被占领土受苦受难的巴勒斯坦人民的方式的不懈努力,我们促请他继续这些努力和他旨在保证安理会同意建立有关中东国际和平会议预备委员会的磋商。

卡卢库比罗·卡姆南威尔(乌干达)(以英语发言):尽管在世界其它地方紧张局势有了缓解,朝着和平方向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遗憾的在中东区域情况并非如此。当我们今天在这里审议时,该地区的形势明显具有高度爆炸性我们似乎看来是处于另一场大战的边缘,而这样一场战争的后果尤其对于这个区域,总的来说对于整个国际社会都是极为恐怖的。乌干达认为海湾事件虽然具有爆炸性但不应该妨碍我们对于该区域更广泛的形势的看法,而这个更广泛的局势包括巴勒斯坦问题。

中东问题的核心是巴勒斯坦问题,40年来中东危机一直是国际社会的主要考虑。大会在43年以前的1947年11月29日通过了第181(II)号决议,呼吁建立一个巴勒斯坦阿拉伯国家,呼吁在指定的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一个以色列犹太国。上星期四我们纪念了那个重要决议的43周年。因此,那个日子清楚提醒我们所应负起的积极责任,我们有责任补救不公正,恢复巴勒斯坦人民作为一个国家的不可剥夺的权利,那个日子提醒我们以色列是如何妨碍了这些权利的实现。在这方面,我愿表示对于塞内加尔大使以及行使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其它成员的感谢,感谢他们作出了值得称道的工作。他们的报告,文件A/45/35和Corr.1有助于大会把注意力集中到巴勒斯坦问题上来,大会的决议是该地区长期稳定与和平的关键。我高兴地注意到本委员会作出不懈努力向被占领土巴勒斯坦人提供保护,并促进实现公正和全面解决。

巴勒斯坦的危险局势在报告中讲的很清楚,起源于以色列的侵略政策,尤其是以色列自1967年以来对巴勒斯坦和其它阿拉伯领土的继续占领。从报告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以色列的目标是要吞并这些领土,以实现它的大以色列的梦想。

同安理会的命令和大会的决议相反,以色列吞并了耶路撒冷和戈兰高地,并明显地正处于事实上吞并西岸和加沙的进程中。以色列当局为达此目的已经没收了大面

积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并把它们用作在被占领土建立犹太人定居点。从苏联和东欧的大规模犹太移民的流入是得到了蓄意鼓励,以便将他们重新定居在被占领土上。这只会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骚扰被占领土内外的巴勒斯坦人民的政策继续得到无情地推行。调查危害被占领土巴勒斯坦人民和其它阿拉伯人人权的以色列行径特别委员会的定期报告(A/45/306)生动描述了巴勒斯坦人的痛苦以及以色列所强加他们的压迫措施。

这些措施旨在改变人口平衡并改变被占领土的地位和特点。这违背《1949年日内瓦公约》,该公约明确禁止吞并被占领土、驱逐居民或没收其土地。还明确禁止占领国把其人口转移到被占领土。

毋须指出,占领和镇压措施正受到巴勒斯坦人民的英勇抵抗。秘书长在其关于联合国工作的报告中指出

“起义不久将进入第四年,遗憾的是,被占领土的局势仍然黯淡,毫无早日获得进展的希望。”(A/45/1,第10页)

以色列拒绝对能够为公正解决奠定基础的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领导人的大胆倡议作出积极反应,这继续阻碍了和平进程。甚至对于亲密的盟国要求它表现出灵活性的呼吁,以色列也未表示出积极的反应。以色列所采取的姿态明显旨在破坏对冲突的任何和平解决。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通过作出推进解决冲突的必要和艰难的决定而表现出巨大的勇气和政治家风度。人们还记得,以色列长期以来以巴解组织和阿拉伯国家未接受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和第338(1973)号决议为借口,为其顽固立场辩护。显然,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在阿尔及尔作出的、并有阿拉法特主席在日内瓦阐述的决定,是一项重要的决定,它接受根据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和第338(1973)号决议通过谈判所达成的解决方案。巴解组织的这些和平倡议赢得广泛的国际支持和承认,被认为是积极的贡献。结果,美国开始与巴解组织进行对话。遗憾的是,以色列迄今没有抓住这一推动和平事业的历史契机,反而却阻碍所有旨在实现全面、公正和持

久解决的倡议。

起义已进入第四年,遗憾的是,被占领土上的局势继续恶化。以色列不但不去解决触发起义的巴勒斯坦人所关注的问题,反而加强其铁拳政策。

尽管安全理事会对海湾危机作出迅速和果断的反应,然而却没有以应有的紧迫和认真态度对待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和其它阿拉伯领土的问题。以色列继续对联合国的各项决议表示蔑视。目前,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急需阐明自己的观点,并采取包括《宪章》第七章所规定的措施在内的各种措施,迫使以色列遵守安理会的命令。进一步地推延只会造成更多的失望与绝望,这将对该问题以及和平进程本身造成严重影响。

乌干达支持召开大会第38/58C号决议所呼吁的、并将由巴勒斯坦和其它有关各方在平等基础上参加的中东问题国际和平会议。我们认为,这将为通过谈判全面和公正地解决中东问题提供一个最可行的基础。这一解决方案必须包括下列内容:第一:以色列撤出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和其它阿拉伯领土;第二,巴勒斯坦人有权返回自己的家园;第三,巴勒斯坦人在自己的家园即巴勒斯坦行使其自决的权利。

我们在大会中听到不少关于自决与真正选举的论述。我们同样关注这些问题。然而我们的关注不是有选择的,巴勒斯坦人民同样有权在自己的国家内行使自决权利并举行真正的选举。

最后,我愿表示,我们支持并声援巴勒斯坦国人民争取自决和恢复其不可剥夺权利的正义斗争。

阿斯南·奥斯曼先生(马来西亚)(以英语发言):大会再次被要求审议巴勒斯坦问题,该问题自大会于1947年11月29日通过第181(II)号决议以来,经过了整整43年,它由于继续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巨大和严重威胁,一直是国际社会主要关注的问题。

我国代表团参加关于该项目的辩论,不能不深表遗憾和失望,因为尽管该机构多年来进行了各种努力并运用了各种力量,巴勒斯坦问题仍然成为我们议程上各项问

题中的一个纠缠不清的首要问题。我们还深感遗憾的是，随着意识形态冲突的结束——而且尽管国际合作与理解方面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使很多其它问题得到解决或将要得到解决——我们却似乎离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仍然遥远。以色列继续采取的顽固立场，破坏了各种实现和平的努力。我们正接近这样一种程度，即联合国必须正视以色列多次无视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有关该议题的很多决议。

秘书长在其报告中指出：

“鉴于该地区显而易见的严重危险，我必须郑重声明，需要恢复旨在确保公正和持久地解决冲突的努力，数十年来这一冲突一直是不断动荡局势的根源，并给阿拉伯和以色列人民带来痛苦。”(709,第7段)

巴勒斯坦人民在其唯一正式代表巴解组织的领导下所进行的斗争，应在下列范围内加以看待：其基本权利与免受侵略和压迫的自由、对其不可剥夺权利的承认以及在具有明显特征并在享有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和社会遗产的情况下行使这些权利的机会。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已表明，它具有智慧和政治勇气，能够作出推动解决该问题前景的艰难决定，但以色列尚需采取对等的行动。

当世界进入新的冷战后时代，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在寻求解决纳米比亚和柬埔寨问题方面和在当前海湾地区冲突中坚持法治方面采取新的工作态度，鉴此，我国代表团再次呼吁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本着同样的精神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时努力而坚定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不能再允许以色列继续这样下去，似乎它凌驾于法律之上并似乎在安理会内部对它有不容质疑的保护。

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三世先生于1990年11月29日在安全理事会发言中说，

“我们现在有机会建设……联合国缔造者所设想的世界。我们有机会使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真正成为实现全球和平与正义的工具。我们决不能让联合国重蹈国联之复辙。我们必须实现和平与正义的冷战后世界之共同理想。”(S/PV.2963,p.6)

这是联合国所有会员国的共同理想，但是只有安全理事会能够坚持法治并集中

精力公正地关注悬而未决的区域问题，最突出的是巴勒斯坦问题，这一目标才能得以实现。正是由于安理会不能够公平地坚持国家之间关系的原则才使联合国无力发挥作用，妨碍其解决许多国际问题。

关于巴勒斯坦和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权利问题，联合国负有特殊责任：它在1947年将巴勒斯坦分裂为犹太国和现在是巴勒斯坦国的阿拉伯国。但是巴勒斯坦作为一个国家还未建立，联合国在道义上有义务再次负起责任。联合国不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安全理事会中的问题，以色列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那里获得保护。

安理会的情况依然困难，大会有责任争取各方支持，不仅确保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权利问题依然是首要问题，而且确保进行有联合国参加的真正和平努力。可以通过提出以色列证书、它未能遵守联合国各项决议和以使以色列必须对其行动负责的方式提出它在其所占领土侵犯人权这三个问题做到这一点。大会还有权继续向安全理事会施加必要的压力以使其发挥作用，这场作用曾带来柬埔寨和平框架及制止侵略并恢复科威特合法政府的决心。的确鉴于正在发生变化的国际环境及目前安全理事会中进行合作和目标一致的状况，大会应当加紧进行这一努力。

现在已经有许多安理会成员国，包括大多数常任理事国都看到谋求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该问题是世界多变地区的炸药箱，需要安理会给予紧急注意。法国总统密特朗先生最近在大会第45届会议的发言中以及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在各种发言中，包括11月29日在安全理事会会议上的发言都谈到有必要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于1990年11月29日在安全理事会会议上说国际社会和联合国

“应继续寻求一条能全面解决在8月2日前就存在的整个中东问题的道路。这不是为了报偿任何人；这不过是正确的政策和常识而已。

“苏联准备与有关各方进行接触，以寻求解决中东冲突。在这方面我们一直与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人民积极合作。我们准备以任何形式在任何级别与以色列对话。我们认为欧洲国家的做法令人感兴趣。当然，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就

有关解决中东问题进行磋商可以起十分特殊的作用。”(同上, pp.93, 94-95)

这是令人鼓舞的征兆,但是令人忧虑的是目前海湾危机使阿拉伯团结破裂,这会影影响巴勒斯坦事业。巴勒斯坦人民的支持者不应允许这种情况发生。然而尽管发生这场我们大家都希望并祈求能够不久得到和平解决的不幸危机,但我们代表马来西亚坚信所有阿拉伯国家能继续坚持不懈地支持巴勒斯坦人民。

我们继续迫切要求早日实现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权利的同时,有必要集中注意被占领土巴勒斯坦人的安全与保护这一迫切问题。的确不幸的是,以色列拒绝一切和平努力,更加压迫和虐待被占领土的巴勒斯坦人,这种情况引起严重关注。

在过去的三年中,世界目睹在以色列1967年以来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爆发了人民抗议运动,通常称之为起义。没有武装的巴勒斯坦公民的这种要求正义的呐喊无疑体现出对以色列长期压迫性占领直接而合理的反应。以色列当局对巴勒斯坦人民的这种痛苦所作的反应是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包括使用造成多人死伤的武力,集体惩罚及拆毁房屋和驱逐。

同时,以色列使自1967年以来,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殖民化的进程表现在继续建立定居点,夺取土地和水资源,建立定居者维持治安机构,目前这一进程仍继续进行。这是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当局及新定居者之间关系紧张的原因。日益难以控制的大量移民涌入,特别是从苏联,平均每月3万人,加剧了这一形势。国际社会坚决反对以色列这一违反1949年《日内瓦第四公约》的建立定居点的政策。联合国还宣布这些行动无效,并继续要求以色列拆除这些非法定居点,从被占领土撤出。在过去的几个月中,马来西亚一直与一些安全理事会不结盟国家共同努力以解决被占领土巴勒斯坦人安全与保护这一迫切问题,但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使我们的这些努力受挫。

•主席重新主持会议。



由于1990年10月8日发生的悲剧，马来西亚和其他一些不结盟国家再次着手解决保护被占领土巴勒斯坦人民安全问题。马来西亚与哥伦比亚、古巴和也门一起共同提出了安全理事会第672(1990)和第673(1990)号决议。我们正在继续努力加强联合国在被占领土的作用。我们认为，这是恰当地解决由于以色列不断违反1949年《第四项日内瓦公约》及其他方面人权所造成的问题唯一办法。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的努力由于安理会内的行动而耽误。马来西亚外交部长在1990年11月29日安理会上的发言提及了这一问题。

然而我们决心奉行一个行动路线，我们认为这一路线是安理会能够并且应该采取的最低行动，作为解决保护被占领土巴勒斯坦人民安全这一长期悬而未决问题的具有实际意义的一小步。我们认为安理会应该任命一位专员或调查员，在该地区联合国人员的帮助下监督并观察被占领土的局势并向安理会提出报告。安理会还应要求以色列严格遵守1949年《第四项日内瓦公约》的规定。在这一方面以色列必须允许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救济工程处)和国际红十字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在没有骚扰和阻碍的情况下进行他们的工作。

马来西亚及三个不结盟国家在安理会想做的仅仅是要解决被占领土巴勒斯坦人民所面临的非常紧迫的问题，并且只能是一个暂时的措施。全面的长期的解决办法显然在于全面、公正和持久的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如果联合国，特别是安理会能够认真的为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而工作，这个秩序中法律和人民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是具有最高地位的，那么首先应该考虑问题必然是实现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不能允许以色列继续无视大会和安理会的决议。现在该是联合国坚持以色列服从这些决议的时候了。联合国在过去40多年中使巴勒斯坦人民感到失望，现在再也不应该让他们失望了。

迪亚基特先生(马里)(以法语发言)：根据大会所赋予的使命，行使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在过去一年中一直努力密切跟踪巴勒斯坦问题，提出各项建议

并动员国际社会尽其一切力量来结束巴勒斯坦人民所经历的悲剧。我们所说的载于文件A/45/35中的报告详细地阐述了委员会所进行的工作。被占领土日益恶化的局势仍然是国际社会关心的问题。今年10月马里代表团团长在这个主席台上讲话时对暴力行为的增加和在寻求谈判解决这一问题中缺乏进展表示了关切。事实上,由于以色列顽固不化我们每天离和平越来越远。另一方面在过去几年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加强了进行和解的努力,并表示了真心实意。

巴解领导人接受安理会第242(1967)和338(1973)号决议作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基础以及巴勒斯坦人民在各种不同场合所表达的愿意进行直接对话的希望虽然受到了各方面的欢迎,但是却没有得到以色列领导人的有利的反映。

以色列自1947年以来一直拒绝遵守大会和安理会的有关决定也证明了其顽固不化的态度。这特别令人感到沮丧。

由于国际社会没有能力来执行其决定,巴勒斯坦人民组织了几种不同形式的抵抗,来恢复其合法权利。最新形式的抵抗称为起义,即巴勒斯坦人民奋起反抗外国侵略,这一起义迄今已进行了三年之多。它填补了国际社会在专横拔扈面前无能为力或至少是无动于衷所造成的空隙。它向我们的良知呼吁确保正义能够取得胜利。

自起义开始以来,700多名巴勒斯坦人在占领国军队手中牺牲。10月8日在哈莱姆·沙里夫说造成的死伤是一系列暴力事件中最近的伤亡事件,这些暴力事件已经成为被占领土经常出现的现象。

巴勒斯坦人民要求行使其自决、独立和在对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建立家园的权利。大会1947年11月29日第181(II)号决议重申了这一权利,而且联合国为达到这一目标的进程逐步明确划定。

因此,大会在赞同1983年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会议后通过的《巴勒斯坦宣言》中重申,首先巴勒斯坦人民必须实现其自决和独立这一不可剥夺的合法权利;其次,以色列必须从其自1967年以来所占领的所有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领土上包括耶路撒冷撤走;第三,该地区所有国家都有权利在安全和国际承认的边境内存存;第四,有必要

解决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第五，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一个包括巴解在内的所有直接有关各方平等参与的中东和平问题会议的原则。

在这一方面我愿回顾大会在1974年早已声明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冲突的关键。

大会1989年12月6日第44/42号决议重申了其坚持上述原则的立场。

我国作为成员之一的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正在勤勤恳恳努力实现第44/42号决议所规定的目标。在这一方面它得到了巴勒斯坦权利司和非政府组织的技术支持，表明了它们同巴勒斯坦人民的事业站在了一起。我们欢迎这样的合作。

我国代表团认为，如果这些决议得到执行，联合国决议所规定的机制能够有助于通过谈判公正永久的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然而以色列当局的消极态度阻碍着这一进程的发展。他们的行为与上述决议完全相违背。这一决议要求以色列从其1967年以来占领的所有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领土撤走，而以色列却采取了一项在上述领土进行定居的政策，鼓励成千上万的苏联犹太人移居上述领土。

以色列还违反给予圣城国际地位的联大181(II)号决议，单方面宣布耶路撒冷为其首都。

日复一日，它不断对被占领土上的居民动用暴力，而按照《第四项日内瓦公约》，作为占领国，它负有保护这些居民的国际义务。在被占领土上，巴勒斯坦人被逮捕和随意驱逐；城镇被围困，房屋被拆毁。这些暴行每天都在发生。我国代表团认为，必须立即采取措施，确保被占领土上巴勒斯坦人的安全。

除按照安全理事会第672(1990)和673(1990)号决议，向该地区派出特派团之外，有必要设立联合国监测机构，确保巴勒斯坦人在被占领土上的安全。

据说，而且我们也认为，世界正处在变革的陈痛中。东西方阵营的分裂及冷战结束了，许多人正在从国际关系的新气候中受益。我们正在寻求各种制度之间某种汇合，那么，巴勒斯坦人为什么不应从这一缓和中受益；安全理事会过去因否决权而陷于瘫痪，目前正在肩负起维护和平的责任，过去4个月来，它在波斯湾危机上采取的主

动行动表明了这一点。

虽然11月29日第678(1990)号决议针对伊拉克的,但它同时也向最后一分钟仍然相信侵略和占领可以不受惩罚的那些人发出了严重警告。以色列必须从中汲取教训,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独立和在巴勒斯坦建立其民族家园的权利。这一点可以在不使用暴力情况下,通过以色列领导人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负责人建设性对话求得实现。

历史向我们清楚地表明,任何一个国人民,都不可能永远处于战争状态,而不致危及其自身的存在。因此,我们认为,考虑到各方利益的中东问题谈判是该地区各民族之间建立相互信任气氛,从而实现巴勒斯坦问题的公正和持久解决的唯一途径。

我国代表团请以色列走这一条路。

阿拉尔孔·克萨达先生(古巴)(以西班牙语发言):首先,我要向法普克·卡杜米同志和巴勒斯坦代表团表示欢迎,他们最终克服了一些抱着专横歧视态度的人为阻止巴勒斯坦代表团参加这次辩论而设制的重重障碍。此外,我们还要通过卡杜米同志,向英勇和可尊敬的巴勒斯坦人民表示欢迎,3年来,他们为充分恢复其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进行英勇的斗争。

大会再次审议巴勒斯坦人民行使其不可剥夺权利问题委员会的工作。在该委员会开展工作的一些年来,它始终试图推动公正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几十年过去了,大会年复一年,仍然在审议这一个问题。现在,大会又再进行审议,而此时此刻,正是所谓新的国际秩序开始之际,世界出现了新的形势,按照一些人的说法,这种形势有利于国家之间奉行法律、和平与合作原则的事业。

然而,我们在审议这一项目时,巴勒斯坦问题不仅没有走向解决,而是明显地越来越复杂,在整个这一年里,一些消极的现象,始终在吸引我们的注意,比如新的一批移民到被占领土非法定居,以及再次对巴勒斯坦人民采取镇压措施,这些措施导致了几十名爱国者的死亡,迫使国际社会不只一次地进行审议。

大会再次接到若干决议草案,我国代表团是提案国之一。人民从任何一份决议

草案任何一段中都可以看出，一旦涉及巴勒斯坦问题，就很难想象，我们现在见到的提案有什么新鲜之处，或局势因为假定存在的国际关系的改善而得到了什么好处。

例如，决议草案A/45/L.24在其执行部分第二段表明：

“赞同委员会在其报告的93至102段内的各项建议，并促请安全理事会注意，对大会第31届及以后各届会议一再核准的委员会的各项建议尚待采取行动”。(A/45/L.24, 第二段)

14年过去了，该委员会和大会一直在等待安全理事会采取措施，满足国际社会绝大多数成员在这个大会厅中年复一年反复表明标准。

实际上，我很怀疑，安全理事会的懈怠，联合国这一主要机构的麻木不仁，是否可以看作以法律和正义原则的进展为标志的新的世界秩序存在的证明。我还要问，我们是否能够怀着点滴乐观情绪希望安全理事会在几天之内至少再次听一听大会绝大多数成员的声音。

即将结束的一年的经历却似乎表明了相反的情况。理事会的工作报告将在几天内提交给大会，报告的很大部分专门论述了巴勒斯坦问题。代表们可以从中再次证实，行使否决权决不是过去的事情，现在每当我们作出可能影响到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及其在那里的非法行动时否决权就被经常使用。

在理事会报告中，我们将再次看到，美国代表团行使否决权如何使安理会无法在今年年中作出一贯的决定。

但是，现在正在发生的情况和几天以前在安全理事会发生的情况却没有载入这个报告，而必须等到明年由大会作出估价。

马来西亚代表提到了我们代表团和哥伦比亚、也门代表团一个多月前共同提交安全理事会审议的决议草案。正如他正确解释的，我们的决议并没有涉及全面解决这一问题，也没有打算完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我们的决议而是具体的提到了一个问题，并提出了一个经过慎重考虑的倡议，以向巴勒斯坦平民提供更大的保护。

我们是在秘书长在今年10月的事件之后提出报告的基础之上提出这项决议草案

的,今年10月一些巴勒斯坦人在耶路撒冷遭到了以色列安全部队的杀害我们不得不用11月份一整个月的时间讨论这一问题--只是为了将这一事实载入大会纪录的--试图取得最低的成果,当时甚至不可能让安理会指派一名专员前往巴勒斯坦,更不能让安理会通过有效或适宜的措施,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呼吁采取这种措施。但是,我们当时至少希望这一庄严的机构--安全理事会常常被这样称呼--能够审议这项决议草案。

每当我们讨论巴勒斯坦问题时,我们不仅仅面临着少数代表公然的缺少敏感,而不断的企图否认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我们还可以很坦率地说,我们还必须面临非法性和严重违反这一庄严机构活动的工作应遵守之规则。

现在11月份已经过去,我们已经进入12月份,我国代表团相信我们能够行使我们的权利,让这项决议草案得到审议,并且人们最终将记住安全理事会的议事规则应该首先得到安理会主席的尊重。

鉴于我们再次审议这一问题的情况,我国代表团愿表示完全支持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工作。我国代表团重申支持我们面前即将审议的各项决议草案所载的建议,并再次表示我们认为代表国际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的大会必须对在联合国内有关这一问题存在的情况进行深入的研究,并作出决定,使所谓的新秩序不成为一个基于旧的霸权标准的,不是由少数一些大国把它们的心愿强加于人的秩序,而成为一个为我们各国人民的利益和合法愿望服务的新的民主秩序,在这些人民中我们当然不能排除英勇的巴勒斯坦人民。

我们面前不仅有这一人民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其独立和自决权利的问题,还有有关联合国本身权威和威望的基本原则问题,因为同样处于危险中的是要确定我们是否能够保证联合国及其主要机构按照《宪章》和多数人的标准行动,联合国是否将继续受到少数国家的专横的控制和将它们意志强加于人。

卡拉齐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英语发言):首先,我向自从其家园遭到占领以来在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斗争中牺牲的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人致敬。起义的开

始一起义的烈士值得接受特殊的敬意——赋予神圣的巴勒斯坦斗争的历史以更大的意义。

仍未得到解决的巴勒斯坦问题是在中东存在时间最长的问题。尽管新的国际气氛的确给许多国际和区域争端的解决带来了令人欢迎的机会,但是这种气氛还没有对巴勒斯坦问题产生积极的影响。

这事实上表明这一问题与其他全球和地区问题在本质上有着内在的区别。世界伟大宗教的信徒,尤其是穆斯林教徒特别崇敬的圣地被人以犹太教为借口占领。为了满足他们疯狂的野心,占领者们使那里的真正居民遭受流亡、无家可归、镇压和折磨的痛苦。生活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的巴勒斯坦人在最恶劣的生活条件下受苦。根据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主任专员的报告:

“以色列当局继续施行残酷镇压,侵犯人权事件十分普遍。1989年7月1日至1990年6月30日间,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即有85人死亡,西岸有164人死亡。20,000多人因被殴打、吸入催泪毒气、遭橡皮子弹或实弹击伤而前往当地医院和救济工程处的诊所求医。15岁以下的儿童即有24名死亡,大约1,640人接受殴打医疗。”(A/45/13,第8段)

此外,联合国秘书长在向安全理事会提交的报告中证实:

“巴勒斯坦人表示有随时会受害的深刻感觉,无论是在工作场所、在学校、在礼拜地点或者是在街上走路。……他们说,甚至在家中也觉得没有安全感,因为常常遭受深夜搜查,全家人包括儿童都被拷打。他们说,在这种搜查期间,搜捕是家常便饭。他们说,过去三年来,诸如宵禁、拆毁房屋、行政拘留和伐倒树木等等各式各样的集体惩罚已成为例行公事。”(S/21919和Corr.1,第19段)

任何人听到占领圣城的政权的野蛮行为都不会感到吃惊。一个由入侵和占领形成的政权除了通过进一步的入侵和诸如酷刑、谋杀、掠夺、拆毁房屋、改变被占领土的地理和经济结构的镇压行为使其非法存在持久化以外别无选择。犹太人非法大

规模地向巴勒斯坦移民，引起人们对被压迫的巴勒斯坦人民的命运最严重的关切。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在驱逐巴勒斯坦人以后使大批的犹太人转移并居住在被占领土是为了执行其扩张主义政策。尽管联合国一再谴责这一目的在于在被占领土建立居民点的非法行为，这一政策仍在执行。

的确，人们难于期望一个入侵者和占领者尊重国际法及其原则，因为占领行为本身就违背了最基本的国际法及其准则。上个月，在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对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人进行野蛮镇压之后，安全理事会一致谴责了该政权，并呼吁向被占领土派遣调查团以调查这一局势。犹太复国主义政权为了隐瞒其罪行的严重性拒绝接受调查团。这一态度并非出乎人们预料，也没有必要在此指出自从该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建立以来某些国家的广泛支持极大地鼓励了该政权采取违反国际法的不人道措施。由于来自美国的压力，安全理事会无理地拖延了对秘书长报告的审议，这只是这种支持的一个例子。安全理事会有责任根据《宪章》第七章对犹太复国主义政权采取必要措施。

然而巴勒斯坦人深知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的本性。基于他们长期和痛苦的经验，巴勒斯坦的穆斯林人民认为向占领他们领土的人伸出橄榄枝是完全徒劳的。巴勒斯坦人还认识到，他们不能期望任何人比他们自己更加关心他们的局势。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巴勒斯坦人跨入了他们起义的第三年，这是他们40年以来为了解放巴勒斯坦而进行的各种抵抗和斗争的结果。起义的继续表明，巴勒斯坦人民比以往更加决心恢复他们的合法权利，首先是他们的自决权。

目前辩论中的许多发言的一个共同主题是强调不能忽视可能被一个新的事件暂时掩盖的许多严重的国际问题。从国际关系的前题来看，每一问题都有其重要性。因此，任何事情都不能免除国际社会对于被占领土巴勒斯坦人的遭遇和痛苦所承担的义务。对巴勒斯坦人民正义要求的支持要求我们对犹太复国主义政权采取严厉行动。的确应该在平等基础上正视犹太复国主义和种族主义，因为它们是具有同样性质的危害人类的罪行。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认识到巴勒斯坦穆斯林人民的愿望，自从它建立以来就一直支持巴勒斯坦人恢复其基本权利的愿望。从伊斯兰的立场来看，巴勒斯坦问题和巴勒斯坦人的命运是极为重要的。因此，我们认为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愿望是必要的宗教义务。在这一方面，伊斯兰协商会议最近通过了一个法案，授权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有关机构在物质上和义务上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被占领土上为巴勒斯坦解放献出生命的烈士家庭、残疾人、囚犯和失踪的人提供支持。此外，伊朗各大学每年向巴勒斯坦的申请者分配一定的名额。

我们深信作为中东不稳定的根源的巴勒斯坦问题只有在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包括他们的自决权和在整个巴勒斯坦的土地上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的权利，得到恢复之后才能得到解决。

全世界的穆斯林人民现在都应该加紧支持巴勒斯坦人，他们已经证明他们既不会放弃斗争也不会在其原则和基本权利上妥协。我们谴责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政策和做法，并强调在寻求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过程中任何将导致承认占领巴勒斯坦的非法政权的计划都不能保证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并将是穆斯林不能接受的。

最后，我要强调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人民和政府将继续支持穆斯林的、英勇的巴勒斯坦人民，并尽一切努力促进他们的崇高目标。

主席（以英语发言）：根据大会1975年10月10日第3369(XXX)号决议，我现在请伊斯兰会议组织观察员发言。

安塞先生（伊斯兰会议组织）（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要感谢你给我机会就对伊斯兰会议组织极其重要的一个问题在大会发言。首先，我高兴而又满意地强调联合国自建立以来为解决区域和国际问题以实现国际和平与安全并为世界各国和各国人民带来进步与繁荣作出了巨大努力。

巴勒斯坦问题近半个世纪以来一直是联合国集中注意的问题之一。

今天大会面前摆着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最新的报告，报告明确地提醒和告诉这个崇高的机构巴勒斯坦人民继续遭受苦难。

请允许我为委员会在塞内加尔的迪亚罗大使精干和有利的领导下提供忠诚的服务表示我们诚挚的谢意。我们愿同样赞扬秘书长为寻求在联合国主持下和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作出了不倦的努力。的确,在执行其困难的任任务中他应该得到所有必要的支持。

自从以色列国家建立以来,巴勒斯坦人民遭到以色列占领军残酷的暴力和恐怖主义,他们施以酷刑、拘留、残酷压迫无辜的男女儿童,将人民赶出他们自己的家园,拆毁巴勒斯坦人的住宅和破坏他们的文化机构,亵渎礼拜圣地的宗教神圣性并在被占领领土建立非法定居点等行为便是明证--所有这一切构成以色列每日的做法,对此巴勒斯坦人民进行了英勇和充满信心的抵抗。

今年10月对汇集在其最神圣的地点之一圣耶路撒冷的哈拉姆沙里夫的毫无自卫能力的,手无寸铁的和无辜的巴勒斯坦人的最近一次屠杀再次表明了出占领国的行为以及在以色列占领之下巴勒斯坦人民的困境。

在所有这此年期间,巴勒斯坦人民为反对占领、非正义和压迫并实现其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重返家园、自决和在他们的国土上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家的权利而进行不断的斗争。随着已经进入第四个年头的巴勒斯坦人民起义的继续,烈士的数字已达1千多人。每一天都有更多的烈士继续倒下去。1万多人受伤。正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发生的事情反映出巴勒斯坦人民反对压迫的斗争中的一个新的和严重的因素。这个事实必须得到考虑。

对于伊斯兰会议组织和全世界十亿多穆斯林来说,解放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土地是首要事业,因为这是正义的事业,也因为耶路撒冷是穆斯林祈祷时面对的第一个方向和所有穆斯林的第三个圣地这一事实。

如我在这个讲坛多次宣布的那样,我们认为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而巴勒斯坦问题的核心是耶路撒冷问题--这个问题的持续恶化不仅对该地区的稳定也对整个世界的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根据联合国的一项决议建立的以色列无视、蔑视和拒绝服从联合国决议而且还

拒绝与联合国打交道。以色列顽固地拒绝接受根据安全理事会第672(1990)和673(1990)号决议负责调查以色列在哈拉姆沙里夫的院子里进行的极其凶残的屠杀的联合国秘书长的代表,这进一步证明以色列坚持其侵略政策。

为蔑视和平进程,镇压起义和改变该地区的人口特点,以色列当局违反有关联合国决议和禁止占领国将其自己的部分平民人口放逐或转移到被占领领土的《日内瓦第四公约》,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安置并计划继续安置新到达的移民。这项计划和苏联犹太人向被占领的巴勒斯坦的大规模外流对该地区的安全和稳定构成又一个严重威胁,而其目的是进一步改变巴勒斯坦的人口特点。

当听到国际新闻机构报道沙米尔先生最近一次发言的消息时,任何一个有良心的人不能不感到不安,他声称:

“利库德集团的先驱领导人明确嘱咐要守住从地中海到约旦河的以色列土地,以便为犹太人民和新的犹太移民提供住所。”

此外,沙米尔先生邀请所有投奔以色列的犹太移民永远生活在那里并许诺将西岸保留给今后的犹太移民。

伊斯兰会议组织认为巴勒斯坦问题是其中心事业,它愿再次强调在中东地区建立和平与安全首先需要根据《日内瓦第四公约》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国际保护,以色列根据所有有关联合国决议撤离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和以色列放弃大以色列的痴心妄想,并作为使巴勒斯坦人民能够行使其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的基本步骤,将该领土置于联合国的临时监督之下。

在伊斯兰会议组织中,我们坚信迫切需要恢复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美利坚合众国之间的对话,随后召开联合国主持下由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和冲突所有方面,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的身份平等参加的国际中东和平会议,以实现以色列从被占领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领土全部撤离,使巴勒斯坦人民能够行使他们的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包括他们重返家园,自决和建立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家的权利。

伊斯兰会议组织代表其46个主权成员国渴望有一天巴勒斯坦的旗帜将在自己的土地上招展,并在这里同联合国其他会员国的国旗一道骄傲地飘扬。当这一天到来的时候,以色列也能够尝到承认的甜头并珍视和平的祝福。

主席(以英语发言):根据大会1950年11月1日第477(V)号决议,我现在请阿拉伯国家联盟的观察员发言。

伊斯梅尔·穆罕默德先生(阿拉伯国家联盟)(以阿拉伯语发言):我的兄弟巴勒斯坦国外交部长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政治部主任法鲁克·卡杜米先生出席我们的会议,进一步证明了公众舆论是能够主持正义的,巴勒斯坦有其自己的代表和为人所承认的领袖。

在进行了多次会议之后,看来这一庄严的大会还要再举行几次会议讨论巴勒斯坦问题。

象往常一样还会通过一个决议,这是大会所能作到的全部。有些人会觉得这一决议的措词比去年的要强烈。而有些人却会认为它没有达到所期望的强烈程度。另一些人则会认为其措词比以前的各项决议都弱。所有这一切都有待于我们大家和许多组织、机构和个人来分析和审查。这种形式已经成了每年的惯例。但这些并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非正义的情况,也不会减少使巴勒斯坦问题到今日还得不到解决的危险性。

的确,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整个民族被排除在其家园之外并被别人以武力而取代这一事实依然存在。这是违反人类的法律和国际法的罪行的,这一点还是没有改变。现在的局势也好,更为恶化的局势也好,或者在表面上稍微好转的局势,都不会造成一种既成事实,或者使得这种既成事实象以色列似乎认为的那样为非正义的受害者所接受,这一点也没有改变。

历史事实已经表明,永远打败一个民族并使其崩溃从而消失是不存在的。这是与历史的逻辑相矛盾的。同样,也没有任何强国可以无限地兴旺下去。随着其好大喜功的意识的不断膨胀、逐渐地对现实产生盲目的认识,这种强国不是内部分裂就

是亡于外来力量。

生存在世界上就是与他人的共存，就是有得有失。这一点适用于各个国家和各个实体，就象适用于个人一样。共存就意味着相互的得与失，因而取得利益之间的平衡，从而确保一个符合正义的安全和体面的生存。以色列无视我们时代的现实这种情况还能持续多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只不过是暂时的，但绝不可能是永远。决定这段时间的长短要靠我们将其缩短，靠我们防止它令我们吃惊。不然的话，我们就不能够以理性的方式来处理这种局势，因为理性会受到情绪的困扰从而使局势爆炸。虽然这种爆发的势头会一时减弱，但还会再现。

我们面前有两份报告。第一份是在载于1990年11月12日的第A/45/709号文件中的秘书长报告。另一份是载于1990年11月9日的第A/45/35号文件中的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报告。秘书长的简明扼要的报告中最重要的一個内容就是强调了根据大会于1989年12月6日通过的第44/42号决议召开一次国际和平会议。秘书长在这一决议的基础上于1990年8月28日致函安全理事会主席，要求向他转达安全理事会为回应载于第44/42号决议第6段中的大会要求而就召开中东国际和平会议而表示的意见。

安全理事会主席在1990年10月22日的答复中表示，应该召开第44/42号决议所要求的会议。他表明，除了一个国家以外的安理会全体成员都已声明支持这一会议的召开。其后秘书长致函与冲突直接有关的国家，要求他们就召开这样一个会议提出意见。除以色列之外的所有各方都作了积极的回答。以色列的答复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

“一个致力于毁灭以色列的恐怖主义组织”。(A/45/709, 第5页)

这真是太稀奇古怪了。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大多数国际组织都完全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并完全承认巴勒斯坦国，而以色列却告诉我们说我们还不知道我们是在跟从以色列的角度来说的一个恐怖主义组织在打交道。

当然，即便以色列人装出很健忘的样子，但他们不会忘记，在他们的政治历史中

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存在大量的恐怖主义记录。提及现任总理沙米尔就足够了。

我们还注意到，以色列在其答复中声称，载于第44/42号决议的一些原则对和平谈判可能出现的结果作了事先判断。好！那么如何理解以色列在同样的答复中所说的这番话呢？以色列声称他愿意结束同阿拉伯国家的交战状态，并期望

“解决朱迪亚、萨马里亚和加沙地区的阿拉伯人问题；与约旦达成和平；以及解决朱迪亚、萨马里亚和加沙地区的难民营居民的问题”。(A/45/709, 第5段)

以色列不要任何先决条件，但它却要通过把被占领土的地名改成朱迪亚和萨马里亚，建立一系列既成事实，并提出所谓的和平方法，解决它称之为朱迪亚和萨马里亚阿拉伯人的这些问题，即解决以色列境内在以色列统治下的阿拉伯人问题，这难道不是咄咄怪事吗？以色列指的是什么和平解决方法呢？它指的是同拥有自己领土的人民达成和平呢、还是同没有土地的人民达成和平？

发生了这一切事情之后，有人要求我们相信，以色列真的愿意为公正和全面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作出贡献。

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报告(A/45/35和Corr.1)以数字和详实的资料详尽地阐述了以色列违反国际法的情况和残酷对待巴勒斯坦人民的所作所为。另外，该报告载有全世界大量非政府间组织召开的研讨会和会议所提出的建议、发表的宣言和取得的成果，这些非政府间组织都谴责以色列，要求为巴勒斯坦人民伸张正义，并要求依照国际公约使这些在占领下的人民行使重返家园的权利、自决权和受到保护的权力。因此，难道所有这些人土和组织都错了吗？难道他们都偏袒阿拉伯人吗？

以色列大使11月30日在此发言，他十分聪明地给我们作了一番导游，告诉我们如何找到联合国大厦中的某些景点。他给我们解释了纽约地图和纽约街道有多长多宽，随后他悲痛地叙述了圣经中的犹太人历史。接着他又告诉我们该区域的地理和人口情况，然后他要我们帮助他证实他带来的关于该区域军备的情报，好象大会只是

以色列战争机器的一个部门。他说了许多话,开始表示同情,进而进行含蓄的威胁和公开的蔑视,但是他没有从大会或安全理事会任何决议中引用一个字。他从未提及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他根本没有谈到国际和平会议。他绝对没有提及安全理事会第338(1973)号决议。他只字不提安全理事会有关圣城地位的决议,即第252(1968)、267(1969)、378(1975)号决议,或有关被占领土犹太人定居点问题的第495(1980)号决议,或有关在巴勒斯坦建立两个国家:一个阿拉伯国,一个犹太国的第181(I)号决议。他只是给我们讲了许多故事。以色列大使应该记住,他是在向联合国大会发言,而不是导游和讲授宗教知识,大会有其自己的立场、决议和《宪章》,大会需要从他那里听到的只是明确的观点,而不是在迷宫中游览,以色列外交官热衷于让我们一直在这个迷宫中呆下去。

我有一个愿望,其他各位也可能也抱有这个愿望。这就是听一听以色列的官方声明,确定以色列大使谈到“以色列土地”时所指的确切含义。他的起点在那里,终点在何方;我们愿意听取对这一问题的澄清。

我们想知道以色列大使在谈到“以色列人民的历史权利”时到底指的是什么?我们听到以色列人多次谈到“以色列土地”和“以色列人民的历史权利”。我们愿看到或听取确定这两个提法的地理、政治和历史定义的官方声明。

以色列大使最后说:

(改用英语发言)

“有朝一日,我们将同我们所有的邻国一起庆祝和平的曙光。的确,这一天必将到来。”(A/45/PV.50,第17段)

(以阿拉伯语发言)

我们对他说,“是的,当我们阅读你论述‘巴勒斯坦问题’分发的发言稿封面时,我们也有同样的感觉。这是你在发言稿开始而不是结尾所写的话。“我们将在因为实现了人道、全面和公正的和平而使这一议题,即巴勒斯坦问题不再成为大会议程上的一个项目时庆祝和平”。我们认为,只有当巴勒斯坦人民依照国际法在自

己的国土上建立自己的国家时才能进行庆祝。当以色列从它目前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叙利亚阿拉伯戈兰高地和部分黎巴嫩撤出时，我们将进行庆祝。当以色列承认巴勒斯坦人民拥有表达其意愿的代表，以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是其唯一合法代表时，我们将进行庆祝。当以色列承认巴勒斯坦人民同世界任何其他人民一样都享有自决权时，我们将进行庆祝。的确，当以色列接受并执行国际论坛的决议时，我们将进行庆祝。

只有到那个时候，才可以谈论庆祝和平。我们很想庆祝和平。但是，只有实现了以下几点才能够进行庆祝：

- 巴勒斯坦人民在自己的土地上按照国际法制建立起自己的国家；
- 以色列撤出它所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特别是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叙利亚戈兰高地和黎巴嫩的一部分；
- 以色列承认巴勒斯坦人民有表达其意志的代表，而这个代表就是巴解组织。

以色列大使必须认识到，这并不是一个愿望和希望的问题，而是采取稳妥的办法和采取同国际社会意志相一致的步骤的问题。

以色列大使在大会的发言中引起我注意的另一点是以色列的宽度问题。他感到遗憾的是，以色列领土非常狭窄，其宽度只是在1967年战争之后才拓宽。在我看来，以色列大使对我们所说的是：扩展以色列的腰围并增加其纵深度的唯一途径是战争。当然，他指望我们全都同情以色列并支持扩大以色列腰围。但是，如何扩大？朝那个方向扩大？这难道不正是以色列扩张主义心态的实质吗：贪得无厌，通过战争来加长拓宽和再扩张。如果以色列的信条成为准则的话，那么世界上许多国家就必须重新审视它们的宽度和长度，而且每当此种宽度和长度不能满足野心，就发动战争来补充不足。因此，世界地图上将处于不断变化中。在那些不满足其领土宽度和长度的国家军事实力的重压之下，世界版图将日复一日地不断修订和重新划分。然而，以色列不愿意被描绘为一个扩张主义的实体。

至关重要的是，国际社会在履行赋予联合国的责任的时候，应该诚心诚意地让安



全理事会采取有效的必要步骤，确保对于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人民的国际保护。阿拉伯国家联盟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因为形势极为紧迫，而且作为第一步，显然有必要保证巴勒斯坦人民、儿童、妇女和老人的安全，直到通过以色列撤出被占巴勒斯坦领土和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来实现真正的和平。

最后，我想引用关于和平，真正和平的言论。这是联合国秘书长关于正在审议的项目的报告结尾中所说的：

“就我而言，我仍然相信，只有当谈判进程涉及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内的所有有关各方，并且目的在于根据安理会第242(1967)和338(1973)号决议和巴勒斯坦人民包括自决权在内的合法政治权利公正和永久地解决阿以冲突，谈判进程才能有效。”(A/45/709, 第7段)

主席(以英语发言)：根据大会1974年11月22日第3237(XXIX)号决议和1988年12月15日第43/177号决议，我请巴勒斯坦观察员代表团团长发言。

卡杜米先生(巴勒斯坦)(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首先祝贺你当选为大会第四十五届会议主席。我们相信，有了你杰出的素质和高度效率，本届会议的工作将会圆满地结束。我们巴勒斯坦人民珍惜同友好的马耳他人民的密切关系。这种关系是建立在文化、历史上坚定的睦邻关系之上的，它把马耳他同阿拉伯世界联系在一起。

我还想借此机会向你的前任，大会上一届会议主席约瑟夫·加布先生致敬，他作出了宝贵的努力。

我还荣幸地向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表示感谢，他为国际和平与安全事业而不懈地努力。

我还要对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及其主席迪阿罗夫人表示感谢和赞赏，她为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和履行委托给她的任务而进行了宝贵的努力和不懈的工作。

同在联合国成立以来四十多年的时间一样，联合国大会再一次讨论巴勒斯坦问

题。四十多年以来大会议程上唯一一直悬而未决的问题就是巴勒斯坦问题；它造成我们人民流离失所、家园被占、最根本的政治权利和人权被剥夺。由于未能找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办法，也造成了数次战争和数十万人伤亡。它仍然是中东地区冲突的核心。它的继续存在是紧张关系的危险温床；对此事件不能孰视无睹或置之不理，尽管有些人正是想要这样做。

几天以前，我们庆祝了国际声援巴勒斯坦人民日。我们感谢所有表示声援我们人民获得其不可剥夺权利的斗争的国家。那一场合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又一次机会重新宣布，拒绝以色列的占领和以色列破坏一切国际法规则和践踏一切人权的行爲。

然而，我们的人民不仅仅要求声援和口头上的支持。他们当然也不仅仅要求通过仍然没有得到实施的决议。

我们知道大会本届会议是在对抗和冷战时代结束之后的新的国际气候中召开的。我们希望这将标志着国际关系中新时代的开始和新国际秩序的出现，在这种关系秩序中，法律和正义将占统治地位。

如果我们确实处于新时代的开端，如果我们的目的是维护和坚持国际法的原则而不是追求战略考虑和某些国家的经济利益，那么我们现在应该开始共同工作，实现所有人的平等和正义，在一切地方和一切事件上实施所有的联合国决议。

毫无疑问，联合国组织有能力在解决国际问题、坚持法律和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中发挥有效作用——创立联合国正是为了使其发挥这种作用。然而，这首先要求完全尊重国际合法性，而不是为了某些人的利益有选择地遵守这种合法性。

在过去几天中，我们看见安理会中的一些行动对任何那些希望联合国将发挥其期望的作用的人来说是令人不安的。美国政府通过其安全理事会主席职位，令人遗憾地阻挠审议安全理事会四个不结盟成员提出的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决议草案，它为达到这一目的玩弄了各种花招，完全蔑视这些国家的权利和所有公认的规则和程序。

几天以后，巴勒斯坦的起义将进入第四年，我们巴勒斯坦人民在以色列占领军手

中仍然遭受最可怕的镇压和恐怖主义措施。在过去三年中，以色列士兵杀害了1 200多名巴勒斯坦人，其中一半是青年、妇女和儿童。数万人受伤。9万多人被拘留，同时以色列继续没收我们的土地。它占领了加沙地带和西岸58%以上的土地。他们还拆毁了几百栋房屋，驱逐了我们几万名公民。从那时以来，我们被占领家园的学校、大学和学院一直关闭。以色列继续加强其恐怖主义和镇压行为。它继续犯下屠杀、拘留和驱逐的罪行，以饥饿迫使巴勒斯坦人离开，把他们置于围困之中，通过炸毁房屋、焚烧农作物和农场、连根拔除树木和征收更多的赋税来奉行集体惩罚的政策。

以色列占领部队对这一切还不满足，他们进行了更加血腥的屠杀，包括在哈拉姆谢里夫的屠杀，至少有21位烈士成为这次屠杀的受害者，同时几百人受伤。安全理事会已经谴责了这一极其凶残的屠杀。

在这次屠杀之后，秘书长提议采取措施，为我们被占领领土人民提供紧急保护。建议的措施包括建立联合国及其人员长期存在，并实施遭以色列拒绝遵守的《日内瓦第四公约》的条款。

我抓住这一机会要求大会敦促安全理事会通过一项决议，规定并确保提供这一保护，使我们的人民免遭这些非人道行为。

我们还希望安全理事会将通过现摆在它面前的决议草案，这一决议草案在美国担任安理会主席时被推迟了几个星期，因此安理会可以证实其可信性，并加强我们人民和世界人民对这一国际组织的信任，因为它的可信性已经被削弱。

在最近两年中，我们提出了受到整个国际社会欢迎的巴勒斯坦和平倡议。我们曾希望我们这样做是采取具体的和平措施，然而，我们深为遗憾的是，由于以色列坚持不妥协以及拒绝所有旨在缓和紧张局势、创造有利于在该地区实现持久和公正和平的气氛的建设性国际努力的顽固立场，和平犹豫不前。

大会第43/167号决议体现了在日内瓦取得的国际一致，该决议认为巴勒斯坦的和平倡议带来了可能找到公正解决阿以冲突办法的真正希望。令人遗憾的是，尽管

取得了这种国际协商一致，以色列坚持推行其顽固政策，公然蔑视国际合法性，蔑视联合国以及国际社会的公众和官方一致意见。

确实令人遗憾的是，以色列的这一政策竟然得到了美利坚合众国的物资、军事和政治支持。然而，当我们对美国国务卿贝克先生提出的五点作出积极反应时，以色列却立即予以拒绝。

几天前，各国代表团在这里听到了以色列总理恐怖主义分子沙米尔所作的发言，他在发言中重申以色列无意从被占领的阿拉伯和巴勒斯坦领土上撤走，因为他需要用这些领土来实现建立一个“大以色列”的梦想，并需要用这些领土来为那些开始入侵我国并在我国领土上定居的新移民提供居住地。因此，我们诚挚地希望，大会将支持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上述问题所采取的行动，并表示在政治上反对以色列的吞并和扩张政策。

鉴于形势不断恶化，我国人民和所有阿拉伯国家的人民都有权利以怀疑的态度看待美国政府关于对国际合法性和联合国决议感到关注的说法。我们都有权利以怀疑的态度看待美国所宣布的对海湾地区意图的真实性。美国已调动了兵舰、飞机和成千上万的士兵。它到底是为了向它所说的那样维护自由和正义，还是因为在新的国际形势下美国有了新的殖民意图？

在这里，我要提到一个事实，即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由于对海湾危机采取了勇敢的立场而成为少数国家发起的不正当攻击的对象，巴解的立场主要是要使本地区和整个世界免受一场消耗巨大的、徒劳的和破坏性的战争的威胁，因为这样一场战争带来的结果将使世界在未来几年里受到影响。我们阿拉伯联盟在第一天就采取了明确立场，这一立场的基础是必须在《阿拉伯联盟宪章》及其原则的范围内寻求和平解决海湾危机的办法，我要指出，我主持了阿拉伯联盟的第一次会议。

为了避免可能发生的灾难，我们怀着一种责任感进行了认真努力，促进和平，并寻求创造良好的条件，以便阿拉伯各方能够开始进行将导致在国际范围内和平解决的建设性对话。

后来,阿拉伯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旨在保护所有权利和利益的倡议和设想取得了广泛的协商一致。可喜的是,最近的发展表明,我们采取的主张对话而不是战争作为防止这一危险的危机进一步恶化的唯一手段的立场是正确的。因此,我们认为布什总统宣布的美国立场,即与伊拉克开始对话是朝着寻找解决问题办法的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我们希望中东的所有问题都能够以这种方式来解决,因为这些问题是相互联系的。所以,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也是相互联系的。

由于以色列的政策和做法,也由于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令人遗憾的是,这已导致美国和巴勒斯坦会谈的中止——局势不断恶化,而且变得越来越严重。尽管如此,巴解仍然坚持我们两年前宣布的和平倡议,这一倡议体现了我国人民结束以色列占领的意愿,并表明了我国人民希望通过召开国际和平会议在巴勒斯坦和中东建立公正和平的意愿,召开国际和平会议的依据应当是联合国的有关决议,包括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和第338(1973)号决议,以及巴勒斯坦人民合法的和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尤其是自决权,这一会议应当由安全理事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和冲突的所有各方,包括巴解在平等基础上的参加。这就是联合国所通过的和国际社会一致核可的决议中的一致意见。

二十世纪即将结束,而尽管我们作出了牺牲和经受了痛苦,巴勒斯坦人民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我们知道那些反对我们人民的愿望的强大势力所怀有的敌意是十分深刻的。

我们现在正处旨在建立新世界的重大变革时期。我们大家希望新的世界将是更加公正、更加自由、更加民主和更加和平。尽管新的国际缓和和东西方两大集团之间的冷战和热战的结束使人们产生了乐观主义,但是象所有其他第三世界的人民一样,我们希望曾经在东西方之间进行的战争不会被南北之间的战争取而代之。

在这一分界线和新的世纪即将来临的时候,人们要求世界不遗余力地确保新的世纪将不会继承本世纪所遗留下来的问题和危机,其中第一个问题就是巴勒斯坦问题。我不知道本世纪的结束是否也会带来巴勒斯坦问题的结束,也不知道新的世纪

会不会带来一个独立的有主权的巴勒斯坦。这是一个挑战，是国际社会必须回答的大问题。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将继续下去，直至我们建立我们自己的国家——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这是上帝的意愿。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们听取了最后一位发言人在关于这一项目的辩论中的发言。

将在12月6日星期四就决议草案A/45/L.24、L.25、L.26、L.27和L.28采取行动。

现在我请希望行使答辩权的代表发言。

我提醒各成员，根据大会第34/401号决定，第一次行使答辩权的发言限于10分钟，第二次限于5分钟，并且各代表团应在各自的席位上发言。

萨拉勒先生(科威特)(以阿拉伯语发言)：今天上午大会听取了伊拉克政权的代表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发言。他在发言中一开始就问以色列还将继续占领阿拉伯领土多长时间。象这一痛苦的事实一样，回答是简单的。以色列继续占领那些领土的原因在于存在着象伊拉克一样的独裁和恐怖主义政权，他们满足于喊一喊巴勒斯坦问题的口号，而同时却在行动上阻碍阿拉伯为达成解决巴勒斯坦人民的悲剧的办法所进行的斗争。

让我们看一看伊拉克政权为巴勒斯坦事业所作的一切，即在过去的二十二年中除了高喊口号和说说空话之外还有什么。几年前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人在约旦被杀害，当时尽管巴勒斯坦人在绝望地呼喊，但是伊拉克的数十万军队却丝毫没有干预，难道伊拉克政权不是在闭眼装不知吗？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欧洲的办事处的领导人——如哈马米、埃塞尔丁·卡拉克和其他许多人被杀害，伊拉克政权难道不对此负责吗？难道不是伊拉克政权建立阿拉伯解放阵线，使之成为内部分裂的根源和巴解组织几年来不断削弱的主要因素？阿布·尼达尔这位国际文明的恐怖主义分子被巴解本身判外死刑，而今天却成为伊拉克政权的主要盟友，难道这不是事实吗？也许伊拉克政权的代表可以告诉我们阿布·尼达尔此刻在什么地方。伊拉克政权的头头自己最

近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电视采访的时候承认，他收藏和保护这位恐怖主义分子和其他萨达姆·侯赛因为了其恐怖主义、秘密外交的目的而利用的其他罪犯。

伊拉克1988年入侵伊朗，浪费了伊朗和伊拉克人民许多资源，伤亡人数达100万，这是为了巴勒斯坦事业而进行的斗争吗？对科威特国的入侵和占领，杀害和驱逐成千上万自己的公民和居民，并毁坏其机构和经济基础设施，这一切又是什么行径呢？所有这一切是企图帮助解放巴勒斯坦而采取的行动吗？

这一野蛮的侵略行为破坏了公正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所有真正机会——这些机会自被占区起义开始以来就出现了。该政权还蔑视过去几年为建立阿拉伯的团结和阿拉伯全面和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统一立场所作出的一切努力。

数万居住在科威特的巴勒斯坦人民的苦难就是伊拉克在反对巴勒斯坦人民的行动中所起的可耻作用的生动的例子。据巴解组织本身所说的，伊拉克的入侵使在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支持来源。也使数万巴勒斯坦人无家可归，他们失去了财产，并由于在伊拉克军队的手下所受的虐待而不得不离开科威特，决定去西岸和加沙地带，宁愿在以色列的占领下生活而不愿意在伊拉克的占领下生活。

这些只是伊拉克政权对巴勒斯坦问题所积公德的几个简单例子。科威特的作用则是众所周知的。科威特不仅支持巴勒斯坦事业，而且也支持泛阿拉伯和国际合作。科威特是阿拉伯世界和第三世界的主要经济捐助国。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人生活在科威特，与科威特公民一样平等地享有免费的医疗，社会和教育服务，这一点就足以说明一切。

这里我们也许应该问一问为什么巴勒斯坦人民不选择在声称保护他们的萨达姆·侯赛因政权的伊拉克，而宁愿生活在伊拉克政权的代表今天上午无端的指责和控诉的科威特。科威特政府不希望一个恐怖主义政权的证词，但为了澄清事实，表明伊拉克政权的代表的指控完全没有任何现实根据，请允许我提一提伊拉克在入侵科威特几个月之前所作的一个声明。

伊拉克人的这份声明指出他们的兄弟萨巴赫·艾哈迈德·贾比尔·萨巴赫和科威特兄弟在他们的光荣斗争中发挥了独特的和决定性的作用。科威特认真而勇敢地面对了侵略者，面对了旨在使科威特放弃自己的特征和国家安全的要求的贪婪和压力。科威特信守自己的原则和政策，没有这些原则和政策、没有对它们的尊重，所有阿拉伯人都会陷入同样可悲的境地。为了感谢科威特发挥的高尚作用，伊拉克人给予了科威特国埃米尔最高的平民奖章。

这个讲话出现在伊拉克侵略之前几个月。我们应该问一问谁在说谎，是伊拉克总统、它的代表？或者他们都在说谎？毫无疑问，所有在这个会堂就座的人都十分清楚这个问题的答案。

斯坦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我不希望有失妥当地耽误大会对这一议程项目的审议，但我不能不对伊拉克代表的发言作些评论。

伊拉克代表歪曲了安全理事会的记录，歪曲了美国在安理会的作用。美国在安全理事会和大会投票赞成或反对某些决议完全是以案文的优劣为根据。我们投票赞成我们认为能够推动中东和平的案文，投票反对不能推动和平的案文。这将仍然是我们的目标，仍然是我们衡量决议草案的标准。

美国仍然认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和第338(1973)号决议必须是中东公正、平等和持久和平的基础。任何政府都没有比美国更令人信服和更始终如一的记录证明自己更致力于执行这些决议。我们为我们的记录感到骄傲，我们请所有对为该地区带来和平真正感兴趣的人和我们一起进行这种努力。

穆罕默德先生（伊拉克）（以阿拉伯语发言）：美国代表再一次声称他在安全理事会的行动是为了和平的利益，这真是具有讽刺意味。他指的是什么和平？是指继续保持犹太复国主义对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领土多年的占领吗？谁支持了以色列这几十年之久的占领？大会上每个人都知道，美国代表团在安全理事会阻挠通过无数本应该谴责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和它对阿拉伯邻国袭击的决议。

在安理会最近通过的决议中，美国代表皮克林先生指出——我根据记忆原引他的



话--，他对决议草案投赞成票并不意味着联合国或安全理事会应该在中东的和平进程中发挥作用。他对这一决议投了赞成票，即便在此之前美国和英国代表团拒绝接受占领军的士兵枪杀21名巴勒斯坦人之后不结盟国家提交的关于派遣安全理事会观察员调查保护占领下的巴勒斯坦平民的途径和方式的决议草案。

所有这一切都相当清楚地表明，美国在安全理事会的姿态和作用首先是为了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的利益。美国在各个政治和经济领域向犹太复国主义实体提供各种保护和支助。因此，声称美国寻求建立和平并不反映事实。大家都知道这一点，联合国文件和安全理事会决议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也有现成的统计数字可以作证。

下午7点10分散会